

文学与社会心理

李丛中 著



南教育出版社

10
398

文学与社会心理

李丛中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0·昆明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责任编辑：易 山
封面设计：项 群

文学与社会心理

李丛中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昆明银河印刷厂印装

开本：787×10921/32 印张：6.375 字数：135千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15-0420-0/H·11 定价：2.30元

序

晓 雪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作家根据社会生活创造出来的能给人以美感和愉悦、给人以启迪和鼓舞的精神之花。

毛泽东同志说：“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中外许多文学大师在谈到他们的创作经验时，看法也是大体一致的。普希金说：“我的永远正直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罗曼·罗兰说：

“一切能永存的艺术作品，是用时代的本质铸成的。艺术家不是独自一人进行创作。他在创作中反映他的同时代人的心情，整整一代人的痛苦、热爱与梦想。”泰戈尔说：“纯粹为自己写的作品，不能被称作为文学。”“作家创作的首要目标是读者社会。”

大师们的经验反复告诉我们：文学创作这一崇高的事业，尽管是以作家个体劳动的方式进行的，但它却始终不能脱离时代、人民和社会生活，它的力量、价值和生命恰恰首先取决于它反映时代生活和人民情绪的深度与强烈程度。

然而这几年我们的文学在多方面地反映时代生活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令人忧虑、应当纠

正的倾向。有的提倡“玩文学”，把创作当成文字游戏，专门炮制一些与时代需要和社会生活毫无关系、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使人如坠五里雾中的东西；有的公开宣称：“为读者写作，就是大倒退”，主张文学不能有任何目的和意义，无需考虑任何的历史责任、读者要求和社会效果，只要能起到“个人宣泄”和“自我表现”的作用就行了。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来重新探讨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民、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等这些老问题。而社会心理，正是时代生活、社会变革和人民情绪的一种集中反映，所以我认为李丛丛同志决定写这么一本专著：《文学与社会心理》，首先就是一个及时、重要而有胆识的选择。

文学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是如此的广泛、微妙而错综复杂，特别在近几年文艺思想活跃而又混乱、一系列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的问题存在着尖锐分歧的情况下，要把这样一个十分敏感而又极其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是相当困难的。老实说，光看题目、未读书稿时，我曾经担心：这个问题能说得清楚、能使人信服吗？一口气读完书稿，我才欣慰地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我很兴奋。作者以近几年读者熟悉的许多作家作品为例证，力求把宏观的思考和微观的剖析结合起来，有虚有实而又生动有趣地论述了文学既要顺应社会心理的要求、要反映稳定型的社会心态、要跟踪多变型的社会心理，又要“引导社会心理健康地发展”等规律性的问题。在论述中，作者既注意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又没有简单粗暴的毛病。他视野比较开阔，分析条理清晰而又入情入理。也许他的看法不一定为所有的人接受（这是正常的），但他的治学态度是科学的，是实事求是、严肃认真

的。如果本书的出版，能引起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鸣，使我们更好地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探讨和解决文学与社会心理的关系以及文学创作中的其他重要问题，进一步促进各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难道不正是一件大好事吗？

作为一个读者，我从《文学与社会心理》中受到许多启发，我感到这是一本有价值、合时宜的书，是写得不错的。但作者在《后记》中却数说了本书的一系列的不足，说他“把许多更深和更复杂的问题遗漏了、疏忽了”。当他“从头浏览一下全文，便顿时生出无穷的懊丧和不悦”。我愿意相信这不是故作谦虚，而是严格要求自己的老实话。但这样的老实话恰好表明作者的严肃态度、科学精神和不断探索、不断攀登的勇气，表明作者对问题又有了进一步深入的思考 and 认识。这样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评价，说明他的著作比那些自我感觉过分良好的作者的作品，倒可能更有阅读价值一些。

如若不信，请你读读看。

一九九〇年九月九日，昆明

目 录

序.....晓 雪

引 言..... (1)

第一章 文学要顺应社会心理的要求..... (9)

一 顺应社会心理是文学创作的一个规律..... (9)

二 传统社会心理制约下的文学格局..... (13)

三 当前社会心理影响下的文学态势..... (17)

第二章 文学要反映稳定型的社会心态..... (27)

一 社会需要和谐与稳定的心理..... (28)

二 对革命传统的呼唤..... (33)

三 对传统美德的颂扬..... (44)

四 对社会风俗的赞赏..... (54)

五 对大自然的倾慕..... (62)

六 对中国古典哲学的感悟与认同..... (73)

第三章 文学要跟踪多变型的社会心理..... (84)

一 社会的多变与多变型的社会心理..... (84)

二 文学对开放心理的追踪..... (89)

三 文学对竞争心理的肯定..... (103)

四	文学对商品生产心理的反映·····	(114)
五	文学对现代消费心理的审视·····	(129)
六	文学对“自我”的发现·····	(142)
七	稳定型与多变型社会心理的互补与转换·····	(159)
第四章 文学要引导社会心理健康地发展·····		(166)
一	作家的困惑·····	(167)
二	超越困惑之后·····	(175)
三	动态中的平衡·····	(184)
后 记·····		(192)

引 言

1984年在中国兴起的文学批评新“方法热”，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井喷”式的爆发之后，现在已趋于平复，趋于冷却。

如何估价这次“方法热”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和作用，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笔者既不认为这次“方法热”将使中国文学批评方法开始了一个“新纪元”，也不认为这次“方法热”是“水过地皮湿”，对中国的文学批评毫无影响和作用。平心而论，这次“方法热”对中国文学批评界的震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不但拓宽了人们的思维空间，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而且促进了各种批评方法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诤辩与相互吸收。

在这次“方法热”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文学批评新方法，诸如系统科学批评方法、符号学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批评方法、原型批评方法、模糊数学批评方法、接受美学批评方法、比较文学批评方法，显得十分引人注目，成了“方法”中热最诱人的批评方法。即使是过去常遭责难，被视为“唯心主义”的心理学批评方法，在这

次“方法热”中也大为走红，成了许多人热心研究的对象。与此相反，过去被人们普遍采用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却遭到了冷落。有的人甚至说它已精疲力尽，老态龙钟，不堪使用了。

社会学的批评方法遭到冷遇，是并不奇怪的。因为这次新“方法热”，本来就包含有对 sociology 批评方法背叛和超越的意图。长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界把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定为一尊，排斥其他批评方法，已导致批评方法的单调和刻板。加之，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又不同程度地被庸俗社会学所玷污，以致在人们心目中，难以摆脱它生硬、僵死、乱贴政治标签的印象。有的人甚至说得很刻薄：社会学批评方法遭到冷淡，纯属咎由自取，活该！

然而，如果冷静下来想一想，又会觉得对 social science 批评方法的冷淡，并非明智之举。这其中，包含着“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轻率，也包含着对 sociology 批评方法的生机与活力的认识不足的错误。

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并非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精疲力竭，气数已尽。谁能否认它在“五四”以后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谁又能否认它曾以不可阻挡的凌厉气势，对中国传统的伦理式文学批评方法进行过有力的冲击？面对着纷纭复杂、扑朔迷离的社会生活和文学现象，多少人曾困惑不解，不知所措，而渗透着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科学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却可以使你透过现象，抓住问题的本质，对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学现象洞若观火，一目了然。中国现代文学，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过程中，科学的社会学批评，起到了催化和启蒙的作

用。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只要我们不把社会学的文学批评方法简单化，凝固化，庸俗化，它仍有永不衰竭的活力。既然作家是社会中人，既然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艺术反映，又反作用于社会生活，那么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就断然不能弃之不用。

时间是最公正的法官，它的判决将不受偏见和心血来潮的支配。不论是社会学的批评方法还是其他各种各样的批评方法，都将接受时间和实践的判决。随着文学批评“方法热”的渐趋平复，那些曾经走红一时，骁勇一时的文学批评新方法，并非所有的都能保持后劲，都具有永不衰竭的活力。有的文学批评方法，不过热闹一时，昙花一现，终于由于它自身的弱点而销声匿迹。有的文学批评方法，不过是某些人心血来潮之时的一种臆想，在复杂的文学现象面前早已无能为力，因而自生自灭。与此相反，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却在变革中站稳了脚跟，重新获得了人们的信赖。

我们这样说，并非鼓励和怂恿社会学的文学批评方法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应当接受这次“方法热”的洗礼，汲取经验和教训，使自己不断地变革和更新。社会学的文学批评方法，决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它应当以广阔的胸襟，开放的态度，广泛地吸收其他文学批评方法的长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使自己臻于完善，并形成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社会学的文学批评方法的刀刃，应当以多学科交叉的“合金”来铸造；社会学批评方法的批评角度和切入口，应当从别的批评方法中得到启发和借鉴。

事实证明，任何学科，都不可能划地为牢，固步自封。

在其发展过程中，总免不了要和其他学科相互渗透、相互交叉而形成新的边缘学科。以心理学为例，它与其他学科交叉，便形成了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医学心理学、体育运动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等学科。社会学当然也不能例外，它与其他学科交叉，形成了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教育社会学、语言社会学、文艺社会学等学科。文艺心理学与文艺社会学，都与文艺有关，它们能不能再叠交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学科（我们姑且称之为文艺社会心理学）呢？应当是可能的。其佐证之一就是，社会学与心理学早已叠交为一门有相当影响的新学科——社会心理学。既然社会心理学能够成立，用社会心理学的原理去观察文艺现象，分析文艺创作，或者从文艺现象中寻找其社会心理的依据，当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笔者无意建构文艺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因为这是一件繁难的短期内难以完成的工作。但是，探索一下文艺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对当前文学如何反映社会心理作一番考察，想必是可以做到的。实际上，不少的文学评论家，早已涉足这一领域了。比如，雷达的《金河的社会心理小说》（《钟山》1987年第1期），金宏达的《小说创作与历史变革时期的社会心理》（《当代文学思潮》1985年第4期），李星的《病态社会心理的镜子——读〈典型形象〉》（《小说选刊》1985年第3期），以及其他的论及文学与社会心理的文章，就是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文学现象的。这些文章，为文学批评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也为文学创作指明了一个值得反映和探索的新领域。社会心理，确实成了作家和批评家们关注的重要对象。

社会心理，是一种自发的、经验式的、不定形的、弥漫于社会环境中的普遍情绪。它反映出特定时期的特定的社会公众的心理、愿望、风尚、习俗和审美趣味。社会的政治状况、经济关系，往往要通过社会心理这一中介，才能上升为社会意识。文学创作，既不是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的摹写，也不是对社会意识的图解，而是要捕捉那些原生状态的社会情绪，通过社会心理的折光，去反映时代的风貌，历史的发展。因此，追踪并反映社会心理的变化，便成为文学创作中十分紧要的事。

雷达在《关于短篇小说创作活力的思考》一文中，充分证明了把握社会心理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他认为：1985—1986年“这个时期的短篇吸摄活力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相当多的作品的审视焦点转向了‘社会心理’。这等于步入了一个瞬息万变，斑驳陆离的人心之海。……就我们的现实来说，正处于人的心理和精神的裂变期，其社会心理的活跃与多变比之较为稳定沉闷的时期真不知丰富复杂多少！所以，短篇的灵敏遇合了社会心理的沸沸扬扬，正是找到扬厉优势的最佳切口，它也就呈现出‘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一夜鱼龙舞’似的缤纷缭乱的胜景。”（《小说选刊》1987年第5期）雷达的这番话，可谓一语中的。在社会激烈变革的今天，对社会心理的任何迟钝与冷漠，是很难使文学创作与时代合拍的。

实践已经证明，文学创作的兴衰起伏，文学思潮的潮涨潮落，都与一定的社会心理有关，都受社会心理的影响与制约。顺应社会心理，反映社会心理，引导社会心理，乃是文学的重大的历史使命，也是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从来

没有一部不代表人民的心声，不反映人民的情况的作品，能得到人民的首肯，社会的承认。而那些跟踪社会心理，顺应社会心理的作品，则必然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与共鸣。这一点，从新中国文学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已经得到证明。当新中国在废墟上建立，人民群众翻身解放的主人翁感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豪感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之时，便出现了建国后17年的高昂的颂歌式的文学。当中国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之中，实事求是的精神被狂热的、虚假的口号所代替，马列主义被一群政治骗子所玷污之时，“瞒和骗”的文学便应运而生。当人们在粉碎“四人帮”后痛定思痛，急欲倾吐积压在心中10年之久的痛苦与郁闷，并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作血泪控诉之时，“伤痕文学”的出现，便有了充分的社会心理的依据。当人们拭去眼角的泪，满怀信心地投入“四化”建设，并对阻碍“四化”的各种弊端进行改革之时，反映这种新的社会心理的改革文学便降临文坛了。这就证明，文学创作如果要引起社会的反响，得到人民的首肯，必须与社会心理的变化产生谐振。

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普列汉诺夫才说：“要了解某一时代的科学思想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就根本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异常重要，甚至连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73页）既然社会心理在文学创作中具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我们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就必须对社

会心理给以极大的重视。

我们甚至可以斗胆地断言：

不了解社会心理的作家，不可能成为优秀的作家。

不研究社会心理的批评家，无法探究文学发展的规律。

普列汉诺夫在评论高尔基的那个“在社会心理方面很有意思”的剧本《仇敌》时，甚至说：“……艺术家同时又是心理学家。”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本书的最大奢望，就是要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文学与社会心理的关系，看一看文学如何顺应社会心理的要求，反映社会心理的变化；如何引导社会心理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当前的社会心理，是如此的纷纭复杂；当前的文学又是如此的变化多端，要把文学与社会心理两者放在一起加以考察，殊非易事。下面的论述，可能是一次徒劳的冒险，也可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即使稍有所得，也很难概括文学发展与社会心理的全部内容。更何况，任何概括，都不免失之于片面。“因为在多种多样的文学现象面前，几乎每一种概括都是以牺牲其他角度、其他侧面的观察，或者牺牲其他事实为代价的。”（王蒙语）

我只有一个决心：筚路蓝缕，勉力而为。

第一章

文学要顺应社会心理的要求

一 顺应社会心理是

文学创作的一个规律

从表面上看，文学创作似乎是作家个人的创造性劳作。每当夜深人静，作家伏案写作之时，稿纸上留下的似乎只是作家的心声，作家的情绪。窗外的现实已经远退，只有作家心中的世界，反而更为分明，更为生动。

于是有人断言：创作是作家的自我表现。

不错，如果创作中没有“我”，没有用“我”的眼光去选择，没有用“我”的心灵去感受，没有用“我”的情绪去构成艺术的氛围，那么，作品便没有光彩，没有生命，最多不过是对现实的刻板的摹写。

然而，创作又毕竟不是脱离现实的纯